鐵圍山叢談/卷一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書始 ◄

鐵圍山叢談
卷一

► 卷二

太祖皇帝應天順人，肇有四海，受禪行八年矣。當乾德之五祀，而五星聚於奎，明大異常。奎下當曲阜之墟也。時太宗適為兗海節度使，則是太宗再受命。此所以國家傳祚聖系，皆自太宗。應符既同乎漢祖，而卜年宜過於周歷矣。

仁廟晚未得嗣，天意頗無聊，稍事燕遊。一日於後苑龍翔池南作兩小亭，東一亭曰迎曙。未幾，立皇侄為皇子，而賜名適與亭名合。不一年即位，是為英宗。

神宗當寧，已負疾。一日，後苑池水忽沸，且久不已。神宗為睥睨而不樂。有抱延安郡王從旁過者，池沸輒止，莫不駭異。未幾，延安郡王即位，是為哲宗。

哲廟元府時，鄧王薨，祈嗣於泰州徐守真世號「徐神翁」者。天意切至，徐曰：「上天已降嗣矣。」再三遣使迫詢其故，即大書「吉人」二字上之，一時莫曉。後端王繼立，始悟吉人者，太上皇御名也。

政和間，東宮頗不安，其後日益甚。魯公朝夕危懼，保持甚至。宣和庚子，有孫宗鑒者，時為紫微舍人，密語魯公曰：「公毋慮。昔哲廟惡百官班聯不肅，而後臺吏號知班者必贊言端笏立定，又頃有八寶矣。今復增而九之，且名之曰『定命寶』。春宮蓋始封定王，世次則九，則立定之語，九寶之兆，天其命之矣。」魯公頷之。後宗鑒之言果應。

政和間，太上諸皇子日長大，宜就外第，於是擇景龍門外地辟以建諸邸，時鄆王有盛愛，

故宦者童貫主之。視諸王所居，侈大為最，乃中為通衢，東西列諸位，則又共為一大門，錫名曰「蕃衍宅」，悉出貫意。時愚甚懼，蓋取《詩》之《敘》「蕃衍盛大」而下句，則識者深疑之，亦知其旨意之屬在鄆邸而已。後及都城傾覆，然第三位乃今上，果中興。

宣和歲乙巳冬十二月，報北方寒盟。二十有三日，上皇有旨內禪。時去歲盡不數日。故事，天子即位逾年即改元，於是中書擬進，取「日靖四方，永康兆民」二句，請號年曰「靖康」焉。靖康之初，今上在康邸，因出使講解而威德暴天下，故識者多疑以為靖康於字為「十二月立康」也。是後一年而中興。

太上皇既北狩，久不得中原音問，以宗社為念。久之，一旦命皇族之從行者食，御手親御調羹，呼左右俾出市茴香。左右偶持一黃紙以包茴香來。太上就視之，乃中興赦書也。始知其事，於是天意大喜，又謂：「夫茴香者，回鄉也。豈非天乎？」於是從行者咸拜舞稱慶。其後雖八駿忘返，然鸞輿竟還矣。中興歲戊辰冬十有一月得之於韋侯許者，慈寧皇太后之猶子也。頃得罪高涼，召還，道過於此。副車弟嘗得太祖賜後詔一以藏之。詔曰「朕親提六師，問罪上黨」云云，「未有回日，今七夕節在近，錢三貫與娘娘充作劇錢，千五與皇后、七百與妗子充節料」。問罪上黨者，國初征李筠時也。娘娘即昭憲杜太后也。皇后即孝明王皇后也。嗚呼，有以知聖祖不忘本者如此，是安得不興。

太上以政和六七年間，始講漢武帝期門故事。初，出侍左右宦者必攜從二物，以備不虞。其一玉拳，一則鐵棒也。玉拳真於闐玉，大倍常人手拳，紅錦為組以系之。鐵棒者，乃藝祖仄微時以至受命後，所持鐵桿棒也。棒純鐵爾，生平持握既久，而爪痕宛然。恭惟神武，得之艱難，一至斯乎？

太宗始嗣位，思有以帖服中外。一日，輦下諸肆，有為丐者不得乞，因倚門大罵為無賴者。主人遜謝，久不得解。即有數十百眾，方擁門聚觀，中忽一人躍出，以刀刺丐者死，且遺其刀而去。會日已暮，追捕莫獲。翌日奏聞，太宗大怒，謂是猶習五季亂，乃敢中都白晝殺人。即嚴索捕，期在必得。有司懼罪，久之，跡其事，是乃主人不勝其忿而殺之耳。獄將具，太宗喜曰：「卿能用心若是，雖然，第為朕第一覆，毋枉焉。且攜其刀來。」不數日，尹再登對，以獄詞並刀上。太宗問：「審乎？」曰：「審矣。」於是太宗顧旁小內侍，取吾鞘來。小內侍唯命，即奉刀內鞘中。因拂袖而起，入曰：「如此，寧不妄殺人。」

仁宗聖度深遠，臨事不懼。當寶元、康定之時，西夏元昊始叛，而劉平敗死，京師為雨

血。及報敗聞，上喜曰：「天下平安久，故兵將不知戰。今既衄，必自警。宜少須之，當有人出矣。」後果勝，而元昊請服。上又曰：「國家竭力事西陲累數年，海內不無勞弊。今幸甫定，然宜防盜發，可詔天下為預防也。」會山東有王倫者焱起，轉鬥千餘里，至淮南，郡縣既多預備，故即得以殺捕矣。

自秦漢以還，時主能享國多歷年所者，獨漢武帝在位五十四載。然末年巫蠱事起，成衛太子之禍。梁武帝在位四十八載，唐明皇在位四十四載。是二君者，亦終有侯景、祿山之亂。而我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，始終若一。嗚乎，休哉。

哲宗即位甫十歲，於是宣仁高後垂簾而聽斷焉。及浸長，未嘗有一言。宣仁在宮中，每語上曰：「彼大臣奏事，乃胸中且謂何，奈無一語耶？」上但曰：「娘娘已處分，俾臣道何語？」如是益恭默不言者九年。時又久已納後。至是上年十有九矣，猶未復辟。一旦宣仁病且甚，尚時時出御小御，及將大漸，謂大臣曰：「太皇以久病，懼不能自還，為之奈何？」大臣同辭而奏：「願供張大慶殿。」宣仁未及荅，上於簾內忽出聖語，曰：「自有故事。」大臣語塞，既趨下，退相視曰：「我輩其獲罪乎？」翌日，自上命軸簾。出御前殿，召宰輔，諭太皇太后服藥，宣赦天下。不數日，宣仁登仙，上始親政焉。上所以銜諸大臣者，匪獨坐變更，後數數與臣僚論昔垂簾事，曰：「朕只見臀齒。」魯公頃為愚道之，亦深嘆哲廟之英睿也。

頃有老內侍為愚道，昭陵遊幸後苑，每獨置一茶床，列肴核以自酌。有得一杯湯賜飲者，時以為寵幸非常，乃張貴妃而已後追謚溫成皇后者也。又有老吏，常主睿思殿文宇、外殿庫事能言，偶得見泰陵時舊文簿註一行，曰：「紹聖三年八月十五日奉聖旨，教坊使丁仙現祗應有勞，特賜銀錢一文。」嗚乎，累聖儉德，類乃如此。

國朝諸王弟多嗜富貴，獨祐陵在藩時玩好不凡。所事者惟筆研、丹青、圖史、射御而已。當紹聖、元符間，年始十六七，於是盛名聖譽，布在人間，識者已疑其當璧矣。初與王晉卿侁、宗室大年令穰往來。二人者，皆喜作文詞，妙圖畫，而大年又善黃庭堅。故祐陵作庭堅書體，後自成一法也。時亦就端邸內知客吳元瑜弄丹青。元瑜者，畫學崔白，書學薛稷，而青出於藍者也。後人不知，往往謂祐陵畫本崔白，書學薛稷。凡斯失其源派矣。

太上皇受命，灼無天人，蓋多有祥兆，繇是善道家者流事。晚建上清寶箓宮，延接方士。一日簾前有劉棟者，上其所遇韓真人丹，以獻天子。其狀如蠟，以手指揭取而服之，翌

日則又生無窮也。上曰：「汝師賜汝長年丹，而朕奪之，非朕誌也。」當簾前還之。此與秦皇、漢武異矣，可謂盛德也哉。

慈聖光獻曹後佐佑仁廟定策，立英宗、神宗，乃本朝後妃間盛德之至者也。其在父母家時，與群女共為撚錢之戲，而後一錢獨旋轉盤中，凡三日乃止。及晚歲疾病急，顧左右問此為何日。左右對以十月二十日，實太祖大忌日也。後頷之，乃自語曰：「只此日去，只此日去，免煩他百官。」蓋謂不欲別日立忌，使百官有司有奉慰行香之勞，就是日則免，於是以二十日崩。今人學道，號超脫非常，一旦於死生之際，未必能達變。後之始終若此，豈非天人乎哉。

神廟當寧，慨然興大有為之誌，思欲問西北二境罪。一日被金甲詣慈壽宮，見太皇太后曰：「娘娘，臣著此好否？」曹後迎笑曰：「汝被甲甚好。雖然，使汝至衣此等物，則國家何堪矣。」神廟默然心服，遂禦金甲。

慈聖光獻曹後以盛德著，而宣仁聖烈高後以嚴肅稱。在治平時，英宗疾既愈，猶不得近嬪御。慈聖一日使親近密以情鐫諭之：「官家即位已久，今聖躬又痊平，豈得左右無一御侍耶？」宣仁不樂，曰：「奏知娘娘，新婦嫁十三團練爾，即不曾嫁他官家。」時多傳於外朝。

魯公在北門為承旨，既草哲廟元符末命，於是太上從端邸始即大位，遂有垂簾之舉。時欽聖憲肅向後命御藥院內侍黃經臣傳旨曰：「嗣君已長，本不應垂簾，以皇帝聖孝，宮中累日拜請泣涕不已，今姑循聖意。才竣國事稍定，即當還政，必不敢上同章憲明肅與宣仁聖烈二後，終身稱制。卿可依此草詔，明示天下。」當是時，魯公既唯命，即書所被旨，載諸學士院及家集。是後雖同聽斷，曾不半歲。永泰靈駕猶未發引，即還就東朝之養矣。外廷或譸張，且不知欽聖盛德之本旨如此。

國朝禁中稱乘輿及後妃多因唐人故事，謂至尊為「官家」，謂後為「聖人」，嬪妃為「娘子」，至謂母後亦同臣庶家，曰「娘娘」。又呼掌書命者曰「內侍省次直筆」。內官之貴者，則有曰「御侍」，曰「小殿直」，此率親近供奉者也。御侍頂龍兒特髻衣襜，小殿直皂軟巾裹頭，紫義襴窄衫，金束帶，而作男子拜，乃有都知、押班、上名、長行之號。唐陸宣公《榜子集》「諫令渾瑊訪裹頭內人」者是也，知其來舊矣。

天子之制六璽。元豐間得玉矣，行制而未就，至大觀時始成之，然但繆篆也。又元符初

得漢傳國璽，其文曰：「受命於天，既壽永昌。」（下有脫文）「承天福，延萬億，永無極」。是二者，祐陵又自仿為之，悉魚蟲篆也。吳傳國璽曰「受命寶」，九字璽曰「鎮國寶」，合天子之制六璽，是為八寶。乃於大觀戊子正月元會日受之，因大赦天下。本朝禮樂，於此百五十年矣，至是始備。及後，政和末，又新作一璽。上曰：「八寶者，國家之神器。今再創璽，乃我受命者也。」因詔於闐國上美玉焉。久而得之，為璽九寸，而魚蟲篆。其文曰：「範圍天地，幽贊神明；保合太和，萬壽無疆。」詔號「定命寶」。是歲戊戌元會，於大慶殿受之。

太上始意作定命寶也，乃詔於闐國上美玉。一日絳赴朝請，在殿閣侍班，王內相安中因言，近於闐國上表，命譯者釋之，將為答詔，其表大有歡也。同班諸公喜，皆迫詢曰；「甚願聞之。」王內相因誦曰：「甚願聞之。」王內相因誦曰：「日出東方，赫赫大光，照見西方，五百國中，絳貫主，阿舅黑汗王。表上日出東方，赫赫大光，照見四天下，四天下，絳、貫主，阿舅大官家：你前時要那玉，自家煞是用心。只被難得似你那尺寸底。我已令人尋討，如是得似你那尺寸底，我便送去也。」於是一坐為咍。吾因曰：「《裕陵實錄》已載於闐國表文，大略同此。特文勝者，疑經史官手潤色故爾。」眾乃默然。其後，遂以玉來上，長徑二尺，色逾截肪，誠昔未有也，遂制定命寶。歲餘，玉人始告成，精巧視古無別矣。寶與檢皆大九寸，盤螭為紐，魚蟲篆文，凡十有六字。於是定命寶合八寶，通號九寶，下詔以為乾元用九之義云。

元圭者，古鎮圭也。溫潤異常，又其色內赤外黑，非世所有，固無足疑。圭上銳而下方，然其末平直，非若後世禮圖為圭之太銳也。兩旁刻出十二山，正若古山尊制度，亦非若先儒所繪鎮圭，乃於圭上刻山者也。凡制作精妙，又非若秦漢器玉所能及。上則皆雲雷之文，下平無文，而中一竅，大足容指。其長尺有二寸，正合周尺，仿同晉尺。蓋晉得舜廟玉尺，是以知同古尺也。有《制古元圭議》行於世，誠不誣已。元圭傳乃丁晉公家物，流落出常賣檐上，士人王提舉敏文者，以千七百金售得之，與宦者譚稹。稹得而上之，時政和二年也。上以付魯公曰：「或謂此物古元圭，試為朕驗之。」魯公機務繁，又付之外兄徐若谷，謂吾曰：「元圭之制何可考，得非雷楔耶？然玉誠異常矣。」因置諸櫝中，略不省。一日，吾與若谷讀《禮記》，見《王制》言「王執鎮圭」，釋謂旁刻十二山。吾即謂若谷：「元圭者，旁有山，政若古器所謂山尊同，盍驗之乎？」若谷笑去，就櫝取圭出，如吾訓，共數之，果十有二刻，始相與駭，因試以義推之，則罔不合。若谷又白伯氏，丐取太常歷代尺度石刻來，則又合矣。吾與若谷大喜，以白魯公，因以具奏，昔《元圭議》中魯公第一劄子是也。但有一竅，初忽之，且謂豈非後人不知而穿之作響板耶？及付外庭議，禮官又引天子圭中必繹，謂以組約其中央備失墜者。若谷與

吾甚愧弗思，獨是不滿也。上得此喜，乃命宣示百官，則禮臣錦薦、色組、繅藉十襲，備極於崇奉，遂以是歲冬至禦大慶殿受圭。因又降詔，歸美神考哲宗，用告成功。上親加上兩朝徽號，令廟焉。時詔議元圭官並加秩，而若谷每笑謂吾曰：「我二人其介之推乎？」

無圭既出，時晉陽上一石，有字曰「堯天正」。石綠色，方可三尺余，字當中，咸大如掌。其畫端楷，政若人以手指畫之者。「堯」字獨居右，而「天正」兩字綴行於左。朝廷驗之於都堂，差官監視，命工磨礱焉。既去石三分，而字愈明，乃於「堯」字下又出一「瑞」字，蓋曰「天正堯瑞」。若是，則四字相對，布置始勻正矣。「瑞」字其畫獨淺，未與三者配，則不敢更加礱。於是內外咸喜，謂：「晉陽，堯都。方元圭出，適有此瑞，信天意也。」

政和初，內中降出大白玉璧一，赤玉璧一，俾魯公考驗。白璧大盈尺，鏤文甚美，而璧羨外復起飛雲行龍焉。赤玉璧則長幾二尺，兩首如棹刀頭，中間為古文，殊極精巧，玉色則異甚，誠雞冠之不足擬也。當時，諸儒謂璧羨雲龍者，乃周公植璧之璧也；赤玉器則《顧命》所謂陳寶赤刀之寶也。吾竊笑諸儒之博會，且龍雲在上，若植之，寧不倒置矣，豈非秦漢璧珰之屬乎？至於赤刀寶，制作非常，三代之器無疑，玉色又如此，為希世之珍，謂之赤刀，若得之焉。其後於延福宮又得見一赤刀，同屬所錫元圭，漢軹道所得傳國璽，唐太宗之受命璽暨諸器列於殿中，為盛世之美瑞。唐太宗璽乃虞世南真書字，玉色不大佳，璽不方而長。其文曰：「受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。」

崇寧甲申議作九鼎，有司即南郊為治，用中夜時上為致肅不寐，至是於寢望之，焚香而再拜焉，及既就寢，已仿四鼓矣。忽有神光達禁中，政燭福寧殿，紅赤異常，宮殿於是盡明如晝，殆曉始熄。鼎一鑄而成，乃取佑神觀旁地立九成宮，隨其方為室，成九室以奠鼎，命魯公為奉安禮儀使。又方其講事也，輒有群鶴幾數千萬飛其上，蔽空不散。翌日上幸之，而群鶴以千余又來，雲為變色，五彩光艷。上亦隨方入其室，焚香為再拜，從臣皆陪祀於下。先是，方士魏漢津議，其制各取九州之水土，常內鼎中。及上行禮至北方之寶鼎也，鼎忽漏水，流浸布地。且鼎金厚數寸，水又素貯鼎中，未始有罅隙，不當及上焚香時泄漏。漏乃旋止，故上深訝焉，魯公為不樂。於是劉炳進曰：「鼎之水土，皆取於九州之地中，獨寶鼎者取其水土於雄州白溝之界上，非幽燕之正方也。豈此乎？」故當時尤以為神，然厥後終以北方而致亂矣。又政和六年，用方士王仔昔建言，徙九鼎入於大內，作一閣而藏之。時魯公為定鼎使。及帝鼐者行，亦有飛鶴之祥，雲氣如畫卦之象。帝鼐後改曰「隆鼎」。既甚大，以萬眾曳之，然行覺不大用力。其去疾速，時人

皆異之。

政和初，中國勢隆治極之際，地不愛寶，所在秦芝草者動三二萬本，蘄黃間至有論一鋪在二十五里，遍野而出。汝海諸近縣，山石皆變瑪瑙，動千百塊，而致諸輦下。伊陽太和山崩，奏至，上與魯公皆有慚色。及復上奏，山崩者，出水晶也。以木匣貯之進，匣可五十斤，而多至數十百匣來上。又長沙益陽縣山溪流出生金，重十余斤，後又出一塊，至重四十九斤，他多稱是。

太上即位之明年改元建中靖國者，蓋垂簾之際，患熙、豐、元祐之臣為黨，故曰建中靖國。實兄弟為繼，故踵太平興國之故事也。明年親政，則改元崇寧。崇寧也，崇熙寧也。崇寧至五年正月彗出，乃改明年為大觀。大觀者，取《易》「大觀在上」，但美名也。大觀至四年夏五月彗出，因又改明年為政和。政和者，取「庶政惟和」之義也。政和盡八年，時方士援漢武故事，謂黃帝得寶鼎神策，是歲己酉朔旦冬至，為得天之紀，而漢武但辛巳朔旦冬至，然今歲乃己酉朔旦冬至，真得天之紀矣。又太宗皇帝以在位二十年，因大赦天下。是時上在位已十有九年，明年當二十年。舉是二者，乃下赦，改十一月冬至朔旦為重和元年。重和者，謂「和之又和」也。改號未幾，會左丞範致虛言犯北朝年號。蓋北先有重熙年號，時後主名禧，其國中因避「重熙」，凡稱「重熙」則為「重和」，朝廷不樂。是年三月遽改重和二年為宣和元年。宣和改，上自以常所處殿名其年，然實欲掩前誤也。自號宣和，人又謂一家有二日為不祥，及方臘起，連陷二浙數郡，上意彌欲易之，獨難得美名。會寇甫平而止，七年冬遂內禪云。大抵名年既不應襲用前代，又當是時多忌諱，以是為難合，而古人已多穿鑿，徵兆有自來矣。至仁廟初始垂簾，儒臣迎合時事，年號天聖為「二人聖」，明道為「日月」，故後人咸祖述之。至若「元」字，謂神宗、哲宗以元符、元豐登遐，且本朝火德，不宜用水。若「治」字，又謂英廟治平不克久。凡十數義，或出於宦官女子之常談爾。

國朝故事，諸王儀物視宰相，張青絹傘，畫繡鞍韉，以親事官呵哄而已。政和三年春二月，上出西郊，幸普安寺奠昭懷劉太后，百官陪伴。上謚冊罷，還憩於瓊林苑，御寶津樓。上垂簾，百官歸，或不知，皆騎從大道繇樓下過，燕越二王亦同塗，然百官往往不甚引避。上訝之，因申嚴其分，乃賜二王三接青羅傘、七紫羅大掌扇、二金鈒花鞍，若茶燎水罐，凡儀物皆用塗金，加異錦為鞍焉，以壯維城之固。是後遂為故事，蓋自政和三年始。又故事，諸王不施狨坐，宣和末亦賜之。

國朝帝女封號，皆沿習漢唐。初封則有美號稱「公主」，出降則封「某國公主」，兄弟

又封「某國長公主」，姑又封「某國大長公主」，祖姑則封「兩國大長公主」；而皇族則稱「某郡主」、「某縣主」。熙、豐間，嘗議以乖義理，然終不克改作。政和三年，上又惡其不典。或欲追述，號公主為「帝嬴」、郡縣主宜為「宗嬴」，乃合於前代矣。上曰：「此議雖近古，特不合時宜」。因諭大臣曰：「姬雖周姓，後世亦以為婦人之美稱，蓋不獨為姓也，在我而已。」魯公於榻前忽力爭，上愕然，詢其所以。魯公謂：「臣乃姬姓也，懼有嫌，使小人得以議爾。」上笑而不從，乃降手詔，引熙寧欲厘革，而有司不克奉承，以至今日。周稱王姬見於《詩》《雅》。姬雖周姓，考古立制，宜莫如周。今帝天下而以主封臣，可改公主為「帝姬」、郡主為「宗姬」、縣主為「族姬」；其稱大長者，可並依舊為「大長帝姬」，仍以美名二字易其國號，內兩國者以四字。於是魯公退而具書於《時政記》。當是時，執政者皆嘆息魯公傷弓，故慮患之深也。是後因又改郡縣君號為七等；郡君等，為淑人、碩人、令人、恭人；縣君者，室人、安人、孺人。俄又避太室人之目，因又改曰宜人。其制今猶存。

唐有宏文、集賢、史館，皆圖冊之府。本朝草昧，至熙寧始大備，乃直左升龍門建秘書省，聚書養賢。其間並三者皆在，故號三館秘閣，以盛大一時，目之為木天也。中更天聖火，後更立，視舊亦甚偉。而秘書省之西，切近大慶殿，故於殿廊辟角門子以相通，遇乘輿出，必繇正寢而前。則秘書省官自角門子入而班於大慶殿下，迓車駕起居，及還內亦如之，可謂清切矣。以是諸學士多得繇角門子至大慶殿，納涼於殿東偏。世傳仁祖一日行從大慶殿，望見有醉人臥於殿陛間者，左右亟將呵遣，詢之，曰：「石學士也。」乃石曼卿。仁廟遽止之，避從旁過。政和五年，因建明堂，有旨徙秘書省出於外，在宣德門之東，亦古東觀類云。

秘書省自政和末既徙於東觀之下，宣和中始告落成。上因踵故事為幸之，御手親持太祖皇帝天翰一軸，以賜三館，語群臣曰：「世但謂藝祖以神武定天下，且弗知天縱聖學筆劄之如是也。今付秘閣，永以為寶。」於是大臣近侍，因得瞻拜。太祖書劄有類顏字，多帶晚唐書味，時時作數行經子語，又間有小詩三四章，皆雄偉豪傑，動人耳目，宛見萬乘氣度。往往跋云「鐵衣士書」，似仄微時遊戲翰墨也。時因又賜閣下以小李將軍《唐明皇幸蜀圖》一橫軸。吾立侍在班底睹之，胸中竊謂：御府名丹青，或顧、陸、曹、展而下不翅數十百，今忽出此，何不祥耶。古人之於朝覲會同，得觀其容儀而知其休咎，則是舉也厥有兆矣。邈在炎陬而北望黃雲，書此疾首。

天下曹務罔不張設條，如秘書省號三館秘閣，實育才也，獨不以吏事責，故許置棋局。然大內前後殿諸班衛士、宿直、寓舍，乃亦得之。蓋秘書省本優賢俊，宿衛士則慮其終

日端閑，俾不生他意。此咸出祖宗之深旨。

祖宗時，朝班燕會多襲用唐制，樞密使乃宦官為之也，其位敘甚卑。故遇大燕則親王一人伴食於客省，又燕設則親王、宗室率不坐，以用倡故也。國朝樞密使乃儒士為之，實股肱大臣。至神廟時，謂用倡則君臣亦不合禮，始改為女童隊、小兒隊。於是樞密使、親王、宗室皆得列坐而與燕會矣。

閣門官者有東上、西上閣門使，號橫行班，後改左右武大夫。然任上閣之職者則自稱知東上閣門、知西上閣門事。又舊有通事舍人主贊唱，後改宣贊舍人。而閣門宣赦書白麻，舊制則皆為吟哦之聲，政和間詔除去，但直道，勿吟焉。至今遵用之。

漢魏以來，警夜之制不過五鼓，蓋冬夏自酉戌至寅卯，斗杓之建盈縮終不過五辰，故言甲夜至戊夜，或言五更而已。然日入之後，未至甲夜，則又謂之昏刻；到五更已滿，將曉之時，則又有謂之旦至，夜漏不盡刻。國朝文德殿鐘鼓院於夜漏不盡刻，既天未曉，則但撾鼓六通而無更點也，故不知者乃謂禁中有六更。吾頃政和戊戌未得罪時，曾侍伺於宣和殿。深嚴之禁，嘗備聞之。

上元張燈，天下止三日，都邑舊亦然。後都邑獨五夜，相傳謂吳越錢王來朝，進錢若干買此兩夜，因為故事，非也。蓋乾德間，蜀孟氏初降，正當五年之春正月，太祖以年豐時平，使士民縱樂，詔開封增兩夜，自是始。開寶末，吳越國王始來朝。

國朝上元節燒燈盛於前代，為彩山峻極而對峙於端門。彩山，故隸開封府儀曹及儀鸞司共主之；崇寧後有殿中省，因又移隸殿中，與天府同治焉。大觀元年，宋喬年尹開封，乃於彩山中間高揭大榜金字書，曰：「大觀與民，同樂萬壽。」彩山自是為故事。隨年號而揭之，蓋自宋尹始。

國朝之制，立後、建儲、命相，於是天子親御內東門小殿，召見翰林學士面諭旨意，乃鎖院草制，付外施行。其他除拜，但廟堂僉議進呈，事得允，然後中書入熟，第使御藥院內侍一員，持中書熟狀內降，封出宣押，當直學士院鎖院竟，乃以內降付之，俾草制而已。故相位有闕，則中外側耳聳聽，一報供張小殿子，必知天子御內殿得，乃命相矣。太上自即位以來，尤深考慎，雖九重至密，亦不得預知，獨自語學士以姓名而命之也。及晚歲，雖倦萬機，然命相每猶自擇日，在宣和殿親劄其姓名於小幅紙，緘封垂於玉柱斧子上，俾小珰持之導駕於前，自內中出至小殿子，見學士始啟封焉。以姓名垂玉柱斧

子，政與唐人金甌覆之何異。

掖庭宮嬪，歲給帛多色彩爾。遇支賜俸稍絹應生白者多，即一束十端，必間有一端為紅生絹，蓋忌其純白故也。此亦國朝太平一故事。

國朝燕集，賜臣僚花有三品。生辰大燕，遇大遼人使在庭，則內用絹帛花，蓋示之以禮儉，且祖宗舊程也。春秋二燕，則用羅帛花，為甚美麗。至凡大禮後恭謝，上元節遊春，或幸金明池瓊花，從臣皆扈蹕而隨車駕，有小燕謂之對御。凡對御則用滴粉縷金花，極其珍藿矣。又賜臣僚燕花，率從班品高下，莫不多寡有數；至滴粉縷金花為最，則倍於常所頒。此盛朝之故事云。

政和初，上始躬攬權綱，不欲付諸大臣，因述藝祖故事，御馬親巡大內諸司務，在奉宸庫古親涎事中。又大內後拱宸門之左，對後苑東門，有一庫無名號，但謂之苑東門庫，乃貯毒藥之所也。外官一員共監之，皆二廣、川、蜀每三歲一貢。藥有七等，野葛、胡蔓皆與，鴆乃在第三，其上者鼻嗅之立死。於是親筆為詔，謂「取會到本庫稱，自建隆以來不曾有支遣。此皆前代殺不庭之臣，藉使臣果有不赦之罪，當明正典刑，豈宜用此。可罷其貢，廢其庫，將見在毒藥焚棄，瘞於遠郊，仍表識之，毋令牛畜犯焉」。烏乎，上聖至仁，大哉堯舜之用心也。

國朝肆眚故事，三省樞管諸房吏，分陳其應行事，計諸官長，粗以為當，則宰輔於是共議於都堂而可否之，事目已定，始將上進御，乃入熟，降付翰林學士院命詞，而宣付於外焉。其約束之辭，大致悉吏文也。獨大觀戊子元日受八寶，大赦，如罷重法、分宗室、升班行、省刑名、寬黨錮，凡數十事，以事體既重，方賴朝廷彰明其制，不如吏文。時多出魯公之手，故獨為國朝之盛舉。

唐制，北門學士在內朝樞密使班，遇天子壽節，學士、待制自從樞密院先啟建道場，罷散花宴。及壽節日，則宰臣預命直省官具帖子，請學士、待制赴尚書省錫宴齋筵。故中外文武百僚罔有不隸尚書省班屬御史臺者，獨學士、待制不隸外省班，自屬閣門，號稱內朝官，又曰西班宮。則儒者清貴，其為世之榮如此。如熙陵時，親御飛白，書「玉堂之署」四字，以賜承旨蘇易簡。及泰陵時，魯公亦為承旨，以其下一字犯厚陵御諱，因奏請第摹「玉堂」二字，既榜於翰苑之正廳，且為儒林之榮，制曰「可」。於是錫上牌，燕近臣，館閣畢集，天子寵賚非常，有逾故事，為一時之光華云。

魯公為北門承旨，時翰苑偶獨員，當元符末，命召入內東門草哲廟遺制，既未發喪，事在秘密，獨學士與宰執而已。於是知樞密使曾布捧研以度魯公，左丞叔父文正公為磨墨，宰臣章惇手自供筆而授公焉。魯公後每曰：「始覺儒臣之貴也」。

秘書省歲曝書，則有會號曰曝書會。侍從皆集，以爵為位敘。元豐中魯公為中書舍人，叔父文正公為給事中。時青瑣班在紫微上，文正公謂：「館閣曝書會非朝廷燕設也，願以兄弟為次。」遂坐魯公下。是後成故事，世以為榮。

國朝儀制：天子御前殿，則群臣皆立奏事，雖丞相亦然。後殿曰延和、曰邇英，二小殿乃有賜坐儀。既坐，則宣茶，又賜湯，此客禮也。延和之賜坐而茶湯者，遇拜相，正衙會百官，宣制才罷，則其人親抱白麻見天子於延和，告免禮畢，召丞相升殿是也。邇英之賜坐而茶湯者，講筵官春秋入侍，見天子坐而賜茶乃讀，讀而後講，講罷又贊賜湯是也。他皆不可得矣。

樞密院故事，樞密使在院延見賓客，領武臣詞訟，必以親事官四人侍立，仍置天錢方尺二於領事案上。蓋國初武臣，皆百戰猛士，至密院多有所是非幹請，故為之防微。

宣和四年既開北邊，度支異常，於是內外大匱，上心不樂。時王丞相既患失，遂用一老胥謀，始為免夫之制，均之天下。免夫者，謂燕山之役，天下應出夫調，今但令出免夫錢而已。禦筆一行，魯公為之垂涕，一日為上言曰：「今大臣非所以事陛下也。陛下聖仁，惠養元元，澤及四海。矧前日之政，但取地寶，走商賈，未嘗及農畝。今大臣於窮百姓口中斂飯碗，以取州錢，地弗取。」上心亦悔，亟令改作聖旨行下，然無益矣。自是作俑，故動敷田畝，因習以為常。不但祖宗朝，蓋崇觀、政和之所無者。是時，天下免夫所入，凡六千二百余萬緡，朝廷椿以備緩急。至宣和七年春已用之，止余六百萬緡爾，外二千二百余萬緡，有司奏不知下落，此黼密以奉宴私者。蓋自啟北征，則省中創立一房，號經撫房。及告功，黼遽奏請，凡經撫房文籍盡取焚之，故不得而稽考也。

國朝之制沿襲五季，始時武臣皆不喪其父母，至仁廟及詔崇班以上持喪，供奉官以下不持喪。政和初方講太平故事，且亦順人情，乃詔供奉官以下，願持喪者聽。當是時，雅愜眾心，小使臣往往喪其父母者多矣。不二十年，世變風移，今罔睹不願持喪者。